

小石渠閣文集

小石渠閣文集卷二

侯官林昌彝惠常

書李衛公傳後

李衛公之佐唐其功烈幾等姚宋而汲汲於邪正之辨致被
逐者再卒死崖州此姦邪之熾滋蔓難除也易坤之初六曰
履霜堅冰至夫初陰始生於下而凜然以堅冰爲戒以此見
小人之勢其端甚微而其究必盛也解之六爻二三四五皆
所以解小人狐以言其蠱惑隼以言其鸞害牴以言其附麗
負乘以言其僭竊至五明以小人斥之所以著其罪而去之
也然六五曰維有解上六曰公用射蓋必上有明斷之君而
後大臣得以操秉邪衛正之權否則君尙有孚小人上六又

居高位而公顧欲射之於高墉之上不惟不獲抑且不利矣
且夫夫以五陽決一陰猶必孚號有厲誠以奸險莫測惟危
乃光耳若以剝之五陰在下方生而不致謹於碩果之孤懸
其能免剝牀以膚之災耶噫衛公之時若牛僧孺李訓鄭注
白敏中令狐綯崔鉉輩是卽陰之凝乎卽墉之隼乎而公正
當剝極之時欲以微陽決眾陰比周勢成職是故也不然公
愿事穆宗敬宗武宗其相業卓卓實難得之三代以下矣

書蘇子瞻刑賞忠厚之至論後

刑賞者治天下之大權也其事未嘗一日不行於天下而世
卒無常泊者非無刑賞也非無用之之術也法涼而恩薄其
真意不存焉也昔漢高戶彭越令有敢收視者趣湯鑊而樂
布奏事頭下親祠之其招田橫也曰橫來大者王小者侯島
中數百人無一西向者王莽斷肌醢骨盛夏流血禁民挾銅
炭而盜鑄者日益多購有得劉伯升頭者位上公邑五萬戶
反者不止此無他刑其所不畏而賞其所不欲也夫千金之
子至破家鬻資產不入寺門愛身之甚也士有求使絕域冒
白刃而不顧斷臂折脇以就功名眩於其餌也民無智愚莫
不喜安而惡危士無賢不肖莫不望恩而願祿卒之刑有時

而不威賞有時而不勸刑不威故法常相遁也賞不勸故治
常相蒙也無胞與天下之意而以楚越視天下徒恃刑賞以
鞭笞羈縻之此商鞅所以亡秦鼂錯所以亂漢其禍皆不旋
踵者刻鵠之至則必有不肖之心應之至舉朝野上下相帥
從事於刻薄寡恩之習而晏然自侈其神明國家之傲恒必
山之古先哲王知其然也漸之以仁靡之以義道之以儀型
章之以度物訓之以文辭養之以學校同之以好惡而終之
以勸懲當其始無所謂愛書也過失則宥之而已無所爲勲
格也任使各當焉而已不與人以可畏而要之使勿犯不誘
人以可欲而鼓之使自奮聖人之意以爲由是將偕斯人而
共進於道也故約之勤而勉之篤且以神禹之父而不能援

八議之典以庇其方命之辜者刑於所不得已曰吾與衆棄之也以劓陋之微而不惜廢世及之常以副其酬庸之舉者賞其所不得辭曰吾與衆共之也殺人之父而刑不以爲淫與人天下而賞不以爲僭何也喜怒無所係於中威福無所形於外而忠厚之意藹然其信於其微也故謂火烈民望而畏之賢士大夫從吾遊吾能尊顯之此雖賢君相之言乎然其意猶處乎厚薄之間彼惟以刑賞爲可恃將事至乎刑賞而止而無復餘也蓋諸葛亮而李平廖立爲之隕涕魏獻子以邑與戊君子狎之亦庶幾古忠厚之遺意雖然猶非其至者也有虞氏之訓曰罪疑惟輕功疑惟重疑之云者非謂公府不案賊吏而關內侯賤於爛羊頭也亦非謂使臯陶爲理

季路司勲析功罪於毫芒較刑賞於鈔忽遂足爲忠厚之至也古有報仇之獄刑一人而傷天下之心肺附之勲賞一人而疑天下之意先王念此至悉也故使之疑以盡其變以爲吾無負於刑賞易使人人無負於刑賞之意則難求無負於刑賞之意猶易使人人無負於無刑賞之意則尤難所貴乎無刑賞者何也萬姓者一人之肢體黜陟者一身之榮辱也刑賞者身外之事而惻隱是非辭讓者斯人之本性也誠使忠厚之意周浹於上下則刑賞之名存而其事可有時而不用故太上以意治其次以法治意之所在上下通而好惡同明刑之朝無獄訟善賞之世無奇功嗚呼至矣

聚劉忠介公人譜序

山陰劉忠介公蕺山先生人譜一卷其教人思誠之學心存主敬擇善固執自復其性以盡人合天實有統緒可尋坦途可遵者也首著人極圖說始於繼善成性心統性情較周子遠溯太極更爲切近次列六事王課自慎獨知幾至遷善改過直取孔門傳授顏曾思孟心法散見六經而宗匯於四書者提揭最要昭示後學又慮後學之憚改過私欲不淨則理有未全也因世俗頗愛功過格今專取其內省自訟便於檢身不涉因果故不記功而但記過俾知卽克治纖惡必除一日微過獨知主之二曰隱過七情主之三曰顯過九容主之四曰大過五倫主之五曰叢過百行主之六曰成過爲衆惡

門而以克念作聖終焉爲改過說三篇其自序引子言道不
遠人而深惡言道者高之淪於虛無卑之出於功利皆遠人
以爲道者也學者知人之所以爲人不僞託於道而爲德賊
其於道思過半矣蓋天地之性人爲貴能盡其性可並天地
爲三才一失本心人與道相背而馳爲聖門之罪人乃墮不
同禽獸詎非所謂罔之生也幸而免耶夫大道明在倫常日
用能知能行心所同然希聖希賢之具天地固全與之而有
端不致其曲有官不愼其思有物不遷其則有宅有路不居
其安而由其正則皆學非其學之咎也誠如先生之訓必無
不敬自足以存誠事無不誠自足以盡性人道也卽天道也
不亦彰明較著乎哉先生正直剛方踐履篤實所學近曾子

省身自反幽獨不欺浩然之氣配道義以常伸殺身成仁視
猶敝屣生平立朝居鄉一言一動俱足爲後世法其論學也
所傳尙有會語一卷學言二卷易衍反圖一卷證學解及原
旨一卷古學經序古小學集序等文數十篇於宋儒濂洛關
閩能探其源而取其精於明儒薛胡陳王能兼其美而去其
弊其識見之高明確當豈諸儒講學者所能跂及人譜一書
卽先生之先行其言而後從之以身立教者也今世學者務
其枝葉而絕其根本以詩書爲利祿之媒以功名爲緣飾之
具世俗藉陵人才敝薄士士愼過中待玉成下藉忠誨使父
兄師友之教不先則罔所遵循展轉沒溺卽長而能悔去日
已多騁轡求歸爲途已遠昌彝幼嫻母教先太安人導以並

身行己之方敦品力學之旨諄諄教誨面命耳提先太夫人
棄世五十餘年矣言猶在耳謹志之不敢忘今者昌彝年近
知非謹守四端不敢失墜力防物誘恐落禽門敬以此書爲
座右之銘傳家之寶爰鋟諸板藏之家塾以詔後人并以廣
之同志讀是編者苟能身體而力行之暴者抑之以仁懦者
激之以強固者導之以通辟者規之以正貪者矯之以廉
者發之以明隘者充之以廣而省察克治視爲實踐之功庶
幾與著書彙書之意不相背戾也夫

道德經直解序

解道德經者不一家大抵以體道修真爲主凡言家國天下民人車器者皆約於一身而不事外求蓋謂身既修而家國天下皆可舉而措之耳八十一章中縱橫順逆隱喻良多隨人志之所在皆可爲法然道之可道實卒之又卒是曰衆妙之門故能解天下皆知章則能解養身之道矣能解穀神不死章則能解成象之道矣能解致虛極章則能解歸根之道矣推之安民易性還淳異俗虛心反朴諸章旨無不皆然番禹王仲文觀察學貫天人守中通微所著道德經直解不援儒入道亦不援道入儒以經解經直言無隱名曰直解無愧色焉昔甄鸞著笑道論凡老莊以求神仙之學皆笑之此下

士也不足與辨經云而士聞道則笑之不笑不足以爲道吾
願大君子既獲聞難聞之道勤而行之共勉爲上士而已不
必顧下士所笑也

六經傷寒辨證補方序

吾聞泉州有隱君子者曰蔡若莊精於醫爲長樂陳修園學醫者所師事其論傷寒分經辨證爲漢以後談醫者之長沙使讀者易於融會貫通凡治病檢方可以猝辦然非平日精究脈理細參靈素體認傷寒以脈對證復以證對脈安得此剔透瓊瓏故其辨證也均一惡寒一用附子湯一用白虎湯口中和與不和之辨也均一惡風一用桂枝湯一用小柴胡湯有脇滿與無脇滿之辨也吾聞醫士皆誤以太陰爲三陽粵中醫士又誤以風溫爲傷寒盧扁有知咥其笑矣醫之於病何好何惡惟求對證下藥而已原書爲修園家孫徽庵所匿有方名而無湯液使臨證者艱於檢討今彙輯湯液列於

末卷並補箋數十條以脈辨證以證檢方用其法守其術雖不能如滔于之理臆庶不至若徐毅之中肝矣

許雲嶠六觀樓文集序

濟甯許雲嶠進士鴻槃少負俊才博涉羣籍尤深於史官指
揮時欽凌次仲教授方以經學鳴見進士所作雪帆雜著與
甘泉江子屏共相歎服其論海內山川及外裔形勢瞭若指
掌不在胡朏明顧景范下子屏撰漢學師承記嘗載其語於
孔奭軒傳中旣而改官皖南由縣令擢泗洲知州所至有聲
政事之餘著書不輟嘗謂顧氏方輿紀要耑據涑水通鑑而
於遷固以下諸史多未之及金元事蹟尤畧而不詳乃著方
輿考證一書凡顧氏所舛漏一一辨正大旨重沿革形勢山
川險隘凡兵機河防海防屯政水利皆再三詳考此書可謂
經世之大業矣顧祖禹讀史方輿紀要體大思精然書以讀

史名乃據通鑑而不據正史徒取梅磳之注不免有舛錯漏
畧之處如浙江紹興府若邪山下云漢元鼎六年遣戈船將
軍嚴助討閩粵出若邪按助未嘗爲戈船將軍亦無出若邪
事考武帝紀建元三年東甌告急遣大中大夫嚴助持節發
會稽兵浮海救之助傳亦云建元三年遣助以節發兵事並
不在元鼎年間也史記南越列傳同元鼎五年南越反明年餘善東越
名發兵拒漢道上遣越侯爲戈船下濤將軍出如邪邪即若白
沙史記東越列傳同是元鼎六年出若邪者越侯非嚴助此不檢漢
書而誤者也又江南六安州霍山下云卽天建安五年江盜
陳蘭梅成遁潛天柱山張遼等擊斬之按張遼傳陳蘭梅成
遁遼等討之成僞降將其衆就蘭轉入潛山潛中有天柱

山高峻三十餘里道險狹步徑才通蘭等壁其上諸將因兵少道險難用深入遼曰此所謂一與一勇者得前耳遂進至山下安營云云顧氏載他戰事頗詳此止以二語了之是不據三國志而畧者也又浙江名山天台山下云開皇十年楊素擊江南叛者別將史萬歲破沈孝徹於溫州步道向天台指臨海按史萬歲傳高智慧等作亂從楊素擊之萬歲率眾三千自東陽別道而進攻陷谿洞不可勝述無向天台事楊素傳破永嘉賊帥沈孝徹於是步道向天台指臨海逐捕遺逸無萬歲名顧氏合而一之此不據隋書及北史而混焉者也再考南齊書賊唐寓之據東陽遣孫宏取山陰時會稽太守王敬則朝正故寓之謂乘虛可襲宏至浦陽江郡丞張思祖

遺洹口戍主楊休武拒戰大破之紀要浙江大川浦陽江下
不載此條是未檢南齊書而漏焉者也又隋書龐晃傳河間
王宏之擊突厥晃以行軍總管從至馬邑迂路出賀蘭山擊
賊破之又李景傳高智慧作亂從楊素擊之平蒼嶺卽括蒼山嶺也
紀要陝西名山賀蘭浙江名山括蒼不載此二條是未檢隋
書而漏者也又金史烏林太胡土傳胡土戍潼關被召入援
至偃師聞白坡徑渡之耗直趨少室山時登封縣官民已遷
太平頂御砦胡土給縣官下山使之前導一軍隨之而上山
旣險固糧亦充足遂有久住之意又忠義傳姬汝作正大末
避兵崧山保鄉隣數百家衆以長官事之又元史李守賢傳
時方會師攻汴留守賢屯嵩汝金兵十餘萬保少室山太平

崇守賢以三千人介其冲度其帥完顏延壽無守禦才潛遣輕捷者緣崖蟻附以登殺其守卒縱兵入破之連天交牙蘭若香爐諸砦俱下紀要河南名山嵩山下均未引此是未檢金元史而漏者也他如甘肅之固原州本漢安定郡治高平故北朝皆曰高平郡唐於此置原州後陷吐蕃開元三年權置原州於臨涇卽今之鎮原縣也宋仍之而於故原州置鎮戎軍新唐書宋史地理志記載甚爲明白惟明一統志誤以鎮原縣爲原州紀要因仍其謬是又於沿革之際不考正史之一證也顧氏書以讀史名而猶若此以顧氏之才之學而猶若此則著述豈易言哉雲嶠學博而擇精心細如髮於地理之學可與顧祖禹並存宇宙中

葉蘭聖學醫辨惑序

良醫之治病也一如良相之治國良相之治國也非以已意治之也本之以先王之成憲守之以當代之法度補偏救弊以求其當也良醫之治病也亦非以已意治之也本之以以前人之論斷守之以法家之良方酌盈劑虛以求其合也然而懸的以求而妄發者且失於侯正矣執矩以度而緇錯者直遠於繩削矣是豈古法之不足師師古之不可訓歟國家當痼瘡之秋不能深究其受病之原祛其外邪而默扶其元氣徒苟且補苴當事以奉行文法爲優逮所患日深幾於不治之證猶復剗月補瘡粉飾太平甚且泥古人之書以行其剛愎自是之見其弊至於毒流數世決裂潰敗而不可復振蓋

嘗觀古今治亂之故未嘗不廢書三嘆喟然於庸臣誤國庸
醫殺人之如出一轍也今有治病者於此不審虛實不辨表
裏輒就其外見之證摹擬於形似之間執一古方以療之不
效則曰此古方之誤嗚呼古方奚誤特用古方者之誤耳孫
思邈有言曰膽欲大心欲小智欲圓行欲方此其中有至誼
焉沾沾執一隅之見冀收效於生死呼吸之間欲求什一千
百其可得哉然則何如而後謂之良醫也曰是有學在學之
至則能悟古人製方之意相其寒熱以適其宜酌乎損益以
妙其用而大要必辨於疑似之界古今來疑似之界不明小
者誤及一身大者誤人家國豈非不學無術之故歟余友葉
蘭堅孝廉好學深思每讀書多於無字句處求之旁精岐黃

術所著學醫辨惑一卷明體達用於前代醫家諸書神明而
變通之剖析疑義動中竅會足以破世俗迂拘之見蓋小術
也而學問寓焉異日之醫天下不當如是耶方今聖明在
上四方疾苦時厘痼痼蘭聖懷奇負異以治病者出而治國
吾知其必有合矣

四持軒詩鈔序

昔黃石齋先生持其父清源公詩問陳臥子曰此詩何如韋
蘇州臥子曰是蓋蘊抱宏深憂樂與共潛心內轉味淡而旨
彌甘非韋蘇州乃元次山也石齋悅服今讀調臣先生詩和
平中正隨物賦形中含諷勸則似白太傅而蘊抱宏深憂樂
與共則又似元次山實則巽曲同工成其爲先生之詩而已
何必似集中如落葉詩詩外有詩求之古人亦不可多得果
誰似耶先生敦履璞沈不飾僞行孝友著於一家教澤敷於
庠序其學則疏證典憲旁腴德義其文則激揚雅訓彰宣事
實讀其春夜懷逆舫兄則孔懷兄弟之遺意也讀其效古樂
府升講堂三詩則泮水育賢之遺意也夫詩者所以宣揚風

雅感發志意故有學人之詩有才人之詩有詩人之詩有志
士之詩先生詩蘊抱宏深有三百篇詩人之志節乃成爲先
生之詩也雖然春華薊蒞無百尋之茂蔭則其垂條也不繁
秋實馨烈匪千歲之靈根則其吐穎也易萎惟其成爲百尋
之茂蔭成爲千歲之靈根雖白戰澹描獨抒心得性眞流露
老嫗都解以其能爲感物起興之詩也以其能爲溫柔敦厚
之詩也謂之元次山也可謂之白太傅也可謂之三百篇也
可吾是以因其嗣君子嚴觀察之請爰以序先生之詩也

林菊潭置置亭筆記序

余居貧得布衣交者三人一則陳思賡一則何道甫一則吾家菊潭思賡邃於音學道甫邃於古文詞菊潭則邃於史學然菊潭之志在用世每與予論及古今事變莫不縱橫上下扼腕而悲其所抱者皆當世憂患故生平讀史嘗慕楊忠愍之爲人予年十七卽耳菊潭名然未嘗一識面今春始識菊潭而計耳菊潭名之時已十年於茲古人所謂相見恨晚也如是者或數日一見或旬日一見或入月一見而於學問行誼之事互相切劘則予於菊潭之見可爲不虛庚寅夏不見菊潭者二閱月予疑菊潭病往訪之則菊潭之筆記成二日矣謂予曰吾將袖與君序余笑曰君豈以僕爲范式耶菊潭

多讀書吾鄉何郊海先生奇其人以女弟妻之何氏家多藏書菊潭每借讀幾遍萬卷郊海先生嘗語人曰吾妹倩林菊潭他日可成通儒郊海先生物故菊潭成百韻詩以誌感所著蠹齋筆記四卷皆其生平讀書有得之語能發人所未發而不爲古人所欺者以視夫洪邁之容齋隨筆龔頤正之芥隱筆記劉昌之蘆蒲筆記抑何多讓辛卯余館於林氏之望雲亭檢菊潭筆記讀之方援筆以誌菊潭始末適菊潭至余卽以所誌之語示菊潭菊潭曰君得毋虛譽乎予曰否誌實也予何敢序但譬之食梨與棗而已夫梨與棗之味自在也而人之食梨與棗者若並其核而誇美之豈梨與棗之知已哉余之所誇美乎梨與棗者則其味也曷譽乎爾菊潭乃

驟然而去

林子萊浣紗石傳奇序

辛卯孟陬子假館於雲水山莊課徒之暇取林子萊所爲浣紗石填詞讀之覺曠然喜懌然思倏而悄然悲瞿然興繼而不忍卒讀復藏之篋中如是者忽忽旬日花朝前四日天微雨適某孝廉過予館論詩賦詞章而獨痛詆填詞予聞其言乃向之所謂曠然喜者復愕然駭徐詰之某曰詞專言情去道學遠矣余曰然則有道之士必不以詞聞乎某曰然余曰范文正公何人也曰有道之士也余曰碧雲天黃葉地一闋何人之詞也曰不知也余曰此則范文正公之詞也某無以應徐退去余復取子萊所爲詞往復讀之知子萊之深於詞正其深於情而深於道也嗟乎人之諱言情者皆趨而言道

余謂僞託於道者恐並不可與言情未聞有道之士而不近於情者子萊長於情其所爲詞能曲達乎情之蘊者也倘徒執其詞曰此傳情也去道已遠余恐無以服子萊之心卽難免爲有道者所竊笑余謂今之世無眞紫陽亦無眞陽明若謂有道之士不爲詞是則不然余聞范文正公爲秀才時卽以天下爲已任而碧雲天黃葉地之句卽作於爲秀才之時豈得執文正之詞而謂非有道之士之所爲乎子萊素慕文正之爲人鏘鏘乎美於詞而復駸駸乎合於道其所繕浣鈔石填詞力辨西施必死無從范蠡游五湖事援據礪鑿十有三證皇皇乎忠孝之旨欸欸然出於情是子萊之詞傳忠孝之詞乃傳情之詞也夫人口不言財者其利藪必深口不言

色者其嗜欲必勝子萊不諱言情而不肯假託於道而其忠孝之旨噴溢於楮墨間使人展卷讀之覺精卽生於忠孝者非有道之士能道人之所不能道乎余與子萊交頗知其事必出於情且事事不離乎道讀其詞者謂子萊之長於情也可謂子萊之不足於道也則不可若如某孝廉所云不知所謂情又烏知所謂道彼舍詞不爲而曰有道殆冒黎子所云道其所道非吾所謂道也是爲序

書王未蘭辟暑錄後

昔向秀注莊子郭象竊之郗紹著晉中興書何法盛竊之姚察撰漢書訓纂後之注漢書者隱沒名字竊爲己說崑山顧亭林謂有明一代之所著書無非竊者語雖過當亦切申明人之病哉同里王未蘭性嗜學家故貧不能多蓄書每向朋輩借鈔奇逸得遍讀古文字戊子秋昌彝始識未蘭於蘭修庵中一見心相重未蘭出所繪夢游圖屬題余因是知未蘭之爲人庚寅後未蘭居與余甚密邇辰夕過從數數商榷詩文益相得未蘭每得先輩未刊遺集卽片楮隻字亦寶貴若珠玉非其人弗輕示也一日以所藏長洲程曉庵說文引經攷會稽陳勾山理筌黃耦賓古服圖攷及詩文集若干種示

余曰竊書之弊賢者不免我輩有力不亟刊之以公同好其與盜竊相去幾何耶嗟夫世風之敝久矣士大夫一歸故鄉知日出其宦囊與小民爭市利耳矣彼則何暇仰屋著書而盜古人之碎金斷璧是又不若郭象何法盛輩之竊之猶爲難能可貴也乎未蘭近輯先正遺稿及師友詩鈔爲飲和辟暑挹爽消寒四錄大率以忠孝節廉有關風化爲先而詞品之溫柔敦厚次之比者消寒辟暑二錄先後鏤板間序於余余乃感念前者相論竊書之語而知未蘭今日之用心蓋憂及乎爲獨造矣未蘭異時方將因假得志盡讀中秘書滾滾然罄其胸中所欲言蓋不必蹈襲前人一字也然則郭象何法盛之譏吾知免夫

誦清閣文集序

文必師古非摹古也異乎古者則必循規裂矩其失也放循乎古者則必逐影尋聲其失也局去乎放與局之失則於爲文之道思過半矣夫師古之文與學問互相爲用者也不學則文無本不文則學不宣不明天文祗算不能作李淳風僧一行論不明地理水道不能作尸佼酈道元傳且序經學書必明於經序史學書必明於史凡夫天地陰陽樂律醫卜農桑不少窺其疆域而稍知其奧窔其何以各遂其本末耶文之有傳贊墓表碑志也必形容一人之面目而彰顯之爲經學之人立傳必述其得經之力者何在爲文藝之人立傳必述其成家之派者何在其人功在治平必有以暴其立政之

心其大學專理道必有以核其傳業之確此非博通四部編
摩百家未易言師古也摹古者惟請求乎關鍵之法侈口於
起伏鉤勒字句之間以公家泛應之言自詡以爲循古而其
爲人作爲傳志也九九未爛便稱善算人僅學究許以通經
但調平仄目爲杜韓稍重時文許以班馬眞廣不辨是非混
淆如是以爲文何取乎其爲文耶更有立異矯同橫生議論
輕薄古昔變亂先民凡發明經史天地秌算樂律陰陽農桑
醫卜之文咸目爲考據言已好惡橫生毀譽兩漢六朝未別
原委坐井觀天抒其謬論此又異乎古者之所爲也今夫山
肴野蕨羹羹飯藜非不足以娛野人然進之大官之廚御參
豹而肺熊蹯則慚矣折楊黃荂吹蘆擊缶非不足以悅里耳

然置之鈞天之側觀萬舞而聆九成則駭矣惟文亦然摹柳
倣歐離神取貌爭奇字句非不自詡爲能然試觀諸古人著
作之林高文鉅製千景萬狀拔鯨牙酌天漿不覺自形其陋
也樂平石芸齋先生博通經史深明乎陰陽天地樂律秌算
旁通金石碑版文字其爲文溯源西京委注唐宋淵懿茂濫
銜華佩實恢恢乎登古人之堂而磨其馘矣先生嘗續金石
萃編並補正碑石凡四百餘種考鍾鼎古篆凡百餘種於樂
律則推闡七均秌算則深明八線下及虛孤之旨風角之術
莫不究心窮其底蘊故其發而爲文也崑崙恣肆譬諸劍戟
揮撻鍾呂鏘洋建章神明嶢嶢瑰麗以視世之循規越矩與
夫逐影尋聲者相去奚翅萬里哉甲子春獲識先生於廣州

節署之靜契齋與先生商論學業文章交相得也先生出所
著誦清閣文集屬爲訂定昌彝於古文辭淺嘗而未曾入室
何敢言先生之文哉然旣承虛已下問不敢以不文辭因舉
先生爲文師古之功皁皁大者以告并世學者之讀先生文
者

義知書屋詩集序

詩文同出六籍交流爲纂組之藝詩流爲聲律之工非詩文
矣而不知者猶以工藝自喜也文須依附名義而詩無達旨
多託比興中人以下得以竄竊形似故詩人之濫或甚於文
自六經敎衰諸子爭鳴劉向條別其流有九至諸子衰而爲
文集後世史官不能繼劉向條別文集流別以故文集濫焉
六藝風衰而騷賦變體劉向條別其流有五則詩賦亦非一
家已也第劉向九流之說猶存漢書藝文志諸子畧分爲九
流每流著明分家之說推其意以校後世之文如韓出儒家
柳出名家老蘇出兵家王出法家子瞻縱橫子固校讎猶可
推類以定其餘詩賦五家之說已逸而五家之分目猶存分

家之說闕焉而後世遂混合詩賦爲一流不知其中流別古人甚於諸子之分家此則班劉以後千七百年未有議者也故文集之於六經僅一失傳而詩賦之於六義已再失傳詩家猥濫甚於文也湘陰郭筠仙中丞清名重望在人耳目而詩句留傳名流稱誦則知爲風雅之宗是政事能兼文學者也蓋嘗推劉班區別五家之義以校其中此中有卓然不可及迥然其不同於人者斯可入五家之推矣或謂詩家者流方謂微妙不可思議又謂詩有別長妙悟不關學識吾不謂諸說盡非也然必有立於是詩之先者且必無連篇累什皆無可指之實而盡爲微妙難言者也而江湖游客與夫纖詭輕薄之人方藉別長妙悟之說以爲城社之憑則經詩三百

聖人未嘗有是訓也今觀筠仙中丞詩未嘗無微妙未嘗無
會意難言至於聲調音律與夫篇章字句一切工藝之精不
能禁人不激賞也譬之華袞所以章身而華袞非身今讀撰
文宗顯皇帝挽辭詩而知忠誠惻怛至性充周丹忱如見矣
讀漁具詩言外之音會心之遠則寓物量才之心如見矣讀
展江中丞故居感賦詩則師友淵源交情氣誼之深如見矣讀
歲暮寄唐淮詩則寄託遙深纏綿婉摯之情如見矣讀感事
詩則奮勵蓋衷弭安反側之才如見矣至于禱風石頭關武
廟詩則下筆蒼茫浩浩如也山行雜詩則襟懷婣雅朗朗如
也萍鄉書感詩則父母師保勤勤懇懇如也其他若體撰幽
險刻畫微至雖千載而下如目見之昔王全斌平蜀功成而

未能述作杜子美入蜀詩高而未著事功中丞殆兼之矣倘
推劉班五家之例必曰此儒者言孝友施於有政者耳甲子
之歲安硯節署課其嗣君讀獲接警欵披誠如素中丞見示
詩編因書所詣亦不自辨其爲敘詩與敘人也

亡友王蘭汀松石齋遺集序

金華佳山爲南條朝源清淑之氣盛而不過蜿蜒扶輿磅礴鬱積括嶺而北趨捲東陽西峙顧祖鍾爲三洞石竇雲根誠神仙窟宅古今賢輩多出其間亡友王蘭汀離尹以醇懿淵雅之才學淹四部瑰奇孤騫能承世業坐擁百城繩聯綿貫冥晤載籍融洽古今文無散駢學無漢宋範圍眾製不立門戶發而爲詩溫柔敦厚亦謝亦陶亦孟亦韋亦高亦岑亦何亦李其論詩也謂詩教所施至廣且博郊廟朝會祭祀燕饗使臣諮詢軍旅勞旋交遊贈答室家歡好昆弟和樂羈客行役怨恨愁苦以及政治得失民俗臧否爰抒詠歌均可見志觀覽政教化民成俗感發意氣管轄性情攷鑒得失學術趨

正人材奮興聖人立教於斯乎賴齋尹性和氣平意味澹澀
心絕羣動讀書見底養根埃實返璞歸真世態險巇人海渺
莽齋尹秉質醇厚抗懷古心乾坤蘊畜具此清氣風誼襟期
罕有其匹非得扶輿靈淑之氣者能之乎性癖煙霞半畝是
貸嘉植四圍其綠如玉有亭有臺有柳有竹論學談詩壺觴
招客鉅製鴻篇隸事宏富馳筆騁墨足了十人滿屋散錢歸
於一串白水照我山鐘出戶高歌振木軒然具舉酒酣笑言
惟予與汝披予詩卷許以千古爲鐫六詩爲較三禮如竹之
植如膠之斲乙丑之春予應劉融齋學使襄校試卷齋尹餞
余擊鮮與肥別筵悵悵把袂神馳今夕一別明日天涯黯然
銷魂聚首何時孰知一別竟成隔世彌留遺札約再生相見

情詞淒婉見者心悲今讀遺詩沈瀾交睫哲人已萎能不愴
涕天道何知後者誰繼杳杳終古雷奔電逝文星告隕魂魄
其長往耶三復詩篇不忍卒讀爰舉其平生得氣之厚秉心
之醇爲學之博論詩之正成詩之工待友之誠愛予之深以
告來者

陶冶功深若紅爐點雪英辭潤金石高義薄雲天

高郵興

化劉熙載融齋

二知軒詩鈔序

詩之作也有性情焉有風格焉性情摯而風格高者有之矣
未有性情不摯而風格能高者也若不本於性情雖徒言風
格模範山水觴詠花月刻畫蟲鳥陶寫絲竹其辭文而其旨
未必深也其意豪而其心未必廣也其性往復而其情未必
厚也卽若其旨遠於鄙倍而其辭未必盡文也其心歸於和
平而其意未必盡豪也其性篤於忠愛而其情未必盡能往
復也夫古詩人之詠歌也廓乎廣大靡所不備美乎精微靡
所不貫觀於誰適爲容知閨怨之貞志也與子偕作知塞曲
之雄心也於女信宿知戀德之衷悃也攜手同行知招隱之
嫵節也示我周行知乞言之虛懷也周爰咨謀知遶游之博

采也此詩之本也後世詩人之言性情者實基於此性情既見而後取乎格以辨其體因而本乎趣以臻其妙其發於詩也爲典雅爲冲澹爲豪健爲穠縟爲幽婉爲奇險變化從心隨所宜而賦焉凡夫日星之燦陳喬岳之聳拔江海之汪洋山林之幽冥風雪之摩盪雲霞之鮮麗木石之奇詭異域殊方之變幻一發之於詩蓋才大者精神意氣與造化相流通固無施而不可此風格一本於性情者也定遠方子箴都轉同年性於詩其爲詩質有其文蓋性情而兼風格者也感時撫事憫念蒸黎家室孝思交誼懇摯泊乎其衷淵乎其量得詩人六義之旨矣時而豔麗時而悲壯時而清華時而雄偉時而冲澹時而激越吐飲沆瀣潄滄靈源薿薿焉其凌厲也

飄飄焉其超舉也洋洋焉其暢遂也決乎滂乎而莫涉其津
涯也聽政之餘偶事隄咏其辭文而其旨未嘗不深也其意
豪而其心未嘗不廣也其情往復而其性未嘗不厚也蓋其
和平之旨忠愛之惓溢於楮墨非得三百篇溫柔敦厚之旨
者能之乎去歲夏識都轉於廣州都轉出其詩藁屬序累顧
寄廬勤勤懇懇已探佳篇入海天琴思錄矣今冬復以詩歌
贈會往復疊和百餘首都轉下筆千言三鼓不竭囊沙拔幟
辟易萬夫及與之論詩則洞悉源委以虛受人因舉其詣之
深其才之大其心之細以敘都轉之詩之工者

嘯劍山房詩鈔序

柔兆攝提格之歲余掌教廉州海門書院時昭萍文樹臣觀
察奉檄廉州五年渴想相見甚歡把臂天涯詩筒遂啟因出
其近作詩數百首商訂並屬爲之序余維近代西江詩家以
錫山蔣荅生東鄉吳蘭雪爲最然荅生詩近蒼莽七言律少
遜蘭雪詩近秀麗五言律少遜觀察詩諸體皆工其殆抗衡
於荅生蘭雪之間乎昔吳縣袁永之與顧東橋論學古人之
詩有六難學難乎淵該事難乎綜覈辭難乎雅健氣難乎冲
和識難乎貫融志難乎沉澹兼是六能而假以歲月庶矣觀
察詩聲旣清會辭亦藻拔充其所詣可以斬至於六能之旨
而不難矣荅生蘭雪云乎哉

蓉初詩集序

詩教所施至廣且博自郊廟朝會祭祀燕饗使臣之諧詢軍旅之勞旋以及朋友交游贈答近而室家昆弟歡好和樂遠之羈旅行役怨恨愁替其大者若政治之得失民俗之臧否古人靡不發爲詠歌以感發志意而治其性情攷鑒真僞識所趨向故聖人立教於詩尤誦誦焉同里謝秋楂刺史早歲能詩抒發性情根柢尙厚法嫺辭贍懷抱奇瑋邇者出詩集使爲之序讀思平諸作則繫念蒸黎關心民瘼可想也讀晄念兄妹諸作則情深骨肉家庭友愛可想也讀作吏雖諸作則霖雨蒼生父母師保可想也秋楂詩其澤於詩教者深哉秋楂生於吾閩之長樂明初詩家十子均在吾閩而長樂之

陳景明高彥恢爲著明季吾閩三大詩家而曹能始徐暢亭
外則謝在杭爲著且在杭先生爲秋楂遠祖秋楂之深於詩
教其淵源益遠哉秋楂從政有年其於政治之得失民俗之
臧否無不了然於心故其於詩能治其性情以感發志意繼
在杭先生而起爲吾閩談風雅者後來之秀喜何如也

劉炯甫岷雲樓文集序

昔歐陽公少時得韓文公文於漢東李氏讀而好之後官京師與尹師魯穆伯長偕爲古文之會蘇髯翁謂自東漢以來道喪文敝獨韓文公起布衣談笑而麾之天下靡然從風夫文與世運爲盛衰而體亦屢變然有不可變者惟理與氣二者而已讀韓文公答尉遲生李翊書得作文之要矣余嫻劉炯甫先生治古文其於古文詞能得韓文之理與氣而不爲時代所沒汨者昨者兒子慶炯來粵炯甫以古文詞寄余訂定使爲之序余於此道淺嘗而未入於室焉能定炯甫之文哉惟五十年相知之好又申之以婚姻不能以不文辭因竭三晝夜讀之覺家庭兄弟間肫肫懇摯藹然仁人孝子之言

而又擇其言之尤雅更參之太史以著其潔文至雅潔品莫
貴焉然非徒汰除俗調以爲雅刊落枝葉以爲潔也蘊蓄閎
深詳明確當天然高邁削膚見根辭約義豐外淡中腴是以
能得理與氣之精而具真雅真潔者也近代能古文詞爲余
所心折者顧亭林朱竹垞全謝山朱笥河陳左海溫伊初數
君子而已讀炳甫文又令鯁生心折矣。

王仲燾文集序

昔讀陳同甫龍川集至中興五論竊嘆宋南渡永康間奇才
崛起若同甫者不愧爲人中之龍文中之虎今讀仲燾文曰
若懸河縱橫萬里纏纏焉抵掌而談其才不在同甫下集中
所言西法蓋重其機器今諸行省若天津山東江蘇福建廣
東皆設機器局是西法已盛行於時至論俄國之強具見深
識遠慮非若輩空談經濟者之所能及他若開種鴉煙之禁
其利誠爲無量惟格於羣議一時尠能舉行凡此者皆仲燾
救世之苦心視同甫如出一轍文章經濟均在有數之例豈
時流之得步趨哉余愛仲燾之才爰敘其大略以應仲燾之
誦云

左傳杜注勘譌自序

春秋一書左氏爲備而漢儒注解則服氏爲精而杜氏則襲賈服說掩其名而以臆亂之者也梁陳間未有習服氏春秋者李延壽曰晉世杜豫注左氏豫元孫坦坦弟驥於宋朝並爲清州刺史傳其家業故齊地多習之是豫之子孫多顯貴故其書行而服氏莫能與爭惟梁之崔靈恩申服難杜著左氏條義以明之時有虞僧誕作申杜難服以答靈恩而河北學者確守服氏其不遵者獨魏郡姚文安而文安作難服氏七十七條名曰駁妄李崇祖卽申明服氏名曰釋謬兩家之優劣可知矣王元規傳云梁代諸儒相傳爲左氏學者皆以賈服之義難駁杜豫凡百八十條元規引證通析無復疑滯

著春秋發題辭及義記十一卷而小劉規杜過至三百餘事
則公論不可誣也今特勘其疎繆者

彭湘涵南北朝文鈔跋語

婁東彭湘涵先生所選南北朝文鈔乃取南北史文苑英華
藝文類聚一百三十家駢體集四六法海諸書擇其文之尤
者斷自永嘉迄於大業彙爲此集俾攻選體者挽頽波而趨
正軌視武進李中耆所彙駢體文鈔尤善誠駢文之左海也
李彙全採蕭選雜以單行體裁尙多未合余前計偕京師其
族孫其明經以此本相贈壬子粵匪之亂板片無藏余游粵
隨帶篋中昨與番禺陳奎垣茂才論及因出篋中所匿示之
茂才深爲賞識遂付手民俾世之作駢文者有運路之可尋
不至如斲者之以杖索埴也

何子貞師草法跋

師草法超邁入神巧妙全在執筆而執筆則在橫懸其臂廻
勒其學以取周身之勁乃能操縱自如運鋒於筆畫之中平
側俯仰惟意所使皆成妙趣顏魯公所云古釵脚屋漏痕以
及無垂不縮無往不收師無不兼備卽鍾張二王均不過是
次蓋用中鋒筆者任其所之而心手俱忘有不期然而然當
局者亦難自解趙松雪云世人但學蘭亭而欲換凡骨無金
丹究竟所以然處從未言傳修仁梁西庚大令民憲謂世人
但學師之蒼勁而不究心於執筆之直腕凡胎烏能金丹換
骨卽放其執筆外貌而能懸勒其學烏足醫俗此中精詣難
爲不知者言也大令自言昔學書十年得其捷訣本朝名家

雖多未見獨成一子其成一子者殆吾師是耶其超前轍後
爲當代一子直可俯視一切烏乎嘆觀止矣蔑以加之矣

鴻雪聯吟弁語

唱和之詩始於韓孟繼於元白演於皮陸盛於蘇黃雄於近代朱查而駿於吾鄉邵武之嚴叟昔太倉唐質君與其門士陸麟度論疊韻押險之詩難於不疊韻數倍非才餘於詩學足以濟之不能爲也世之枵腹枯腸者每以嚴叟之論爲藉口抑知嚴叟所自爲詩特小乘辟支之果耳竹垞老人論詩云詩篇雖小伎其源本經史必也萬卷儲始足供驅使別材非關學嚴叟不解事斯論足以執嚴叟口矣子箴方伯性於詩尤長於疊韻押險之作蓋疊韻詩一題到手山韻生意由意生詞援筆輒成不假雕飾豈活剝張昌齡生吞郭正一者比其真才實學亦足以見向者方伯與予唱和意興勃然得

東瀛唱畲詩百篇付梓茲於公餘之暇再興壇坫復得詩二百篇名曰鴻雪聯吟縱不必上追韓孟近接朱查興之所至直無古人彼膠膠於嚴叟之說者亦可以廢然返矣

硯莊緒錄弁語

咸豐庚申山五谿歸里門避暑道山亭時方酷熱俗客不來
門戶之福以容竹籬隔之重檢舊書多叢祿畧爲區分繙閱
凡經史子集之得失及天地鬼神之屈伸旁至格言醫方下
及草木蟲魚有疑義異聞者悉載之多所論辨其有關於心
身性命可爲世戒者尤詳記之名曰硯莊緒錄比之顏之推
之家訓葉子奇之草木子亦已僭矣閉戶九閱月約記二十
冊金華玉蘭汀離升爲分經史子集釐爲十六卷

東瀛唱答弁語

息影海濱羈游嶺表詠歌之事缺而弗舍同譜箴老不相攬
棄惠然肯來開徑揖客鄭僑吳札迭主敦槃分牋擊鉢各出
秀句壺觴招攜雲霞契慕檐梅笑客瓦雀呼羣性耽疊唱幾
於忘返樂數晨夕不辨賓主二旬之間成詩百首爰記雅會
以諗來者

詩玉尺弁誦

毛詩無序則西漢人說詩者無可授受矣小雅篇次一亂則
幽王時詩變成厲王時詩矣齊魯韓毛四家詩師承不辨
以古文爲今文以今文爲古文矣鄭箋毛詩改字視爲立異
好奇則不識古人之趣矣凡此皆讀詩者之憾也三隅知反
可與言詩

海天琴思錄弁語

家住西甌游窮汗漫盧敖若士託興絲桐九州茫茫無爾無
我空青一髮兀坐冥搜太古之音宛在吾指扣之無語琴聲
低昂天風海濤神與心會浮雲身世逐輪轉蓬萬里滄波胸
襟共闊生平箸錄已遇解人舊識新知晨星落落抱琴人來
吾將隱焉

小石渠閣文集卷三

侯官林有惠常

重鰈感應篇箋註序言

濉川湯文正公嘗論天下之理惟感應二者而已按感應二字本於孝經感應章邢昺正義謂孝悌之行通於神明皆是應感之事又謂人主若從諫誥之善必能修身慎行致應感之福故以名章道家之有感應經係魏晉間修仙者述太上道戒或以爲抱朴子弟子滕升所撰其言立身行己之要禍福善惡之機則昭昭然若揭日月而行不僅爲下等人說法也其開篇曰禍福無門惟人自召本春秋傳閔馬父語蓋以人知常而反本者則爲自召之福不知常而妄作者則爲自

召之禍豈非如影之隨形而如響之應聲乎是以禍福同出於一門也至於所論三尸竈神諸節無非大易神道設教之微旨卽極之穢柴作食夜起裸露諸語並足補曲禮少儀所未備服習儒教者詎得以其言怪誕而外之耶經之有注不下數十家真西山跋之於前朱竹垞序之於後老師鉅儒在所敬信東吳惠松崖徵君爲當代經師亦遵所聞爲箋注二卷該博古雅詞文理直足與經疏相表裏善於誘人力爲詆諆此經者關之口而奪之氣前所有注皆不能及嗚呼其有功於人心世道者豈淺鮮哉吾閩舊無是本昌彝特爲校正襄之同志重鋟諸版以廣其傳其猶徵君之志也夫

書丙吉傳後

政有大體有常經大臣不當親細事陳平對文帝有主者之言此大體也人主不可矜私智陳矯阻明帝案行文書之言此常經也然曲逆之言當矣因問而發其言大而未必能副則近於口給東陽之言當矣亦因事而陳其言淺而非爲要圖則近於拘守丙吉於宣帝時號曰明良他事多逸而獨問牛一語獨見稱於史冊及詳觀本紀本傳及司馬氏胡氏之論闡紫陽之書法竊不敢深信焉據班史吉以地節三年爲御史大夫神爵三年爲丞相其時天下雖稱晏然如本始元年地震三年地震山崩壞祖宗廟地節三年地震而地道屢變矣又如地節三年太雨雹四年雨雹至殺人尤所僅有神

開元年有星孛於東方地節元年有星孛於西方黃龍元年
有星孛於王良間道入紫微宮地節元年日食五鳳元年日
食五鳳四年日食而天象屢變矣又加元康元年殺京兆尹
趙廣漢神爵二年殺較尉蓋寬饒五鳳元年殺左馮翊韓延
壽五鳳四年殺平通侯楊惲四殺無罪而淫刑濫矣且其時
杜陵好祥瑞本始元年鳳凰集於膠東則赦四年鳳凰集於
北海地節二年鳳凰集於魯則又赦神爵三年鳳凰集於京
師則又赦四年鳳凰集於杜陵甘露三年鳳凰集於新蔡則
又赦甚至黃霸欲賀鵠鳥爲神雀王褒求金馬碧雞之神而
君志荒矣凡此者孰非人事有缺以致上千天和遂使陰陽
失序災異流行而爲居政府任股肱者所宜警惕深憂者耶

何以不此之間而問牛喘耶夫吉位居三公而變理罔聞爵
列五等而謀猷不建雖其恬退不爭未足以並韋賢二疏謹
守無過未足以並王新楊敞通經明學未足以並蔡義夏侯
勝若概論生平詳稽行事區區乎監尉之保護奏記之定策
不過阿保之功推戴之職而已曾何足以稱中興賢相而追
蹤蕭曹也哉或者爲之原曰宣帝之爲政尙嚴自霍氏專政
以峻法繩羣下而嚴毅之風厯十餘年而未替至霍氏覆亡
而帝踵其失故吉之爲相寬大禮讓公府無案吏之名閭閻
有豐樂之慶如張敞之升京兆于定國之爲廷尉蕭望之之
守少府朱邑之爲大司農而內任爲得人韋元成之治河南
尹翁歸之爲右扶風而外職爲得人置常平倉益小吏俸而

實惠及民矣趙充國之屯田丙吉之爲都護而戎狄賓服矣
惟是吉卒而所薦陳萬年杜延年輩均能居位稱職則吉知
人之目尙有可取此間半一語歷世尙有議其是者

帝在房州記

帝者何中宗也房州者何廬陵也天子以四海爲家以京師爲室中宗何以在房州也武氏廢之也武氏者高宗之后中宗之母也母愛其子宜也武氏何以廢中宗也移唐祚之漸也綱目者朱子之所作也其取法也於春秋春秋者仲尼之所筆削也昔者魯季孫嘗逐其君昭公矣仲尼書曰公在乾侯不予其逐也帝在房州亦不予其廢也然則武氏已立豫王矣安知帝之非豫王也曰非也何以知其非豫曰不予其立也其不予其立奈何中宗者高宗之太子受顧命而承祖宗之正統者也不宜廢故不予其廢也豫王者非所當立者也而武氏立之故不予其立也然則書廢帝爲廬陵王奈何

不沒其實也著武氏之罪也帝在房州不予其廢也不予其
廢故不予其立不予其立故知帝之非豫王也天無二日土
無二王大一統也明正僞也絕禍亂也

游武彝巖九曲記

天下多奇山獨武彝之九曲寓仙家金丹九轉之旨自來游
眺武彝者徒模範山水雕鏤巖窟而已求其發天地之房而
挈茲山之奧者自朱晦翁武彝九曲之詩始九曲溪發源於
三保山出大源山馬月巖經曹墩合周杉二溪過星村入武
彝盤繞山中二十里至山前渡合於大溪晴川一帶爲一曲
其周迴百二十里峰之大者凡三十六此仙家陽火之數也
而陰符卽在其中浴香潭以北爲二曲其三曲在雲礨灘之
上下卧龍潭至古灘爲四曲平林渡爲五曲其六曲則老鴉
灘也其七曲則獺控灘也芙蓉灘東西爲八曲過淺灘爲九
曲溪勢自西南趨東北奔流而去周易所謂西南得朋東北

喪朋也蘭陽渡口爲崇溪之西岸攜銓兒上竹簾遶三姑石
下達山後溪南北巖大玉峰及亭湖厓在一曲題名石刻凡
二十餘處皆磨崖掛烟靄中玉女峰鶴立二曲溪畔高數十
丈娉婷天矯絕世佳人從天半立遠而望之野花簇髻松鉞
壓鬢嬌羞潛泊不可追視憶釋氏書有龍女獻珠於法華會
上爲之釋然金井坑在三曲峻峰環立叢薄鳴泉窈然出於
塵埃澗水沸沸落從會仙昇真兩麓來亦曰金井澗地生鬼
奴草杈枒迷路不可行行不一里恍聞歌絃金管聲從雲間
出竒玉曰此幔亭峰也昔武彝君與皇太姥王子騫置酒會
鄉人於此峰頂奏樂唱人間可哀之曲至今餘音猶在人耳
銓兒問曰此仙樂也何以朱晦翁指爲金丹余笑曰此正九

轉丹成過關服食由中宮下丹田落黃庭鏗然有聲者是也
儵忽間有奇峯峭拔如層臺複閣巍然並峙劈面而立曰大
藏峰曰小藏峰峰頂有一脩人緣木去篙工譁曰木客木客
此山魃也大藏峰下有潭深不可測沍淪淪相傳有異物
宅焉亦曰卧龍潭蓋卽道書所謂無底洞亦名生死關若名
之曰極樂國則破道矣小藏峰在四曲東壁隙間縱橫插虹
橋板上有二艇半在隙內半懸空中曰架壑船大風不動無
風有時自動蒙莊所謂大壑藏舟亦仙家設喻之語也洞口
虹橋板堆積殆遍徑仄不可階惟見水光汎汎水聲悄悄視
他曲又別開生面背建安詩人許克孳於壬寅三月偕二友
渡虹橋板失足墜崖死卽此地也道書所謂上鵲橋下鵲橋

極言其危險畧不小心便妨墜落軒轅帝時玄武君修道於
武當山有五龍從千仞岩下捧其身於千仞岩上懸岩一線
一失足成陸地仙矣金雞洞口豎一竹竿儼若垂綸下釣簞
工曰此仙人釣魚臺也依山行半里許爲御茶園其旁曰題
詩巖仙人許碯題詩處也巖左壁如覆屋下有石平正可卧
與兒子坐數刻掃石寫劉禹錫詩何處人間有仙境春山攜
妓採茶時蓋其地有道院製茶買茶人鬧如市然茶出僧製
者價倍於道院余與兒子啜茶數椀而去五曲高峰峭拔夷
上直下方正如屏玉華接筍二峰倚列左右接筍峰曰小隱
屏玉華峰曰大隱屏朱晦翁曾建武彝精舍於此嘗傳聞陳
恭甫師死爲五曲山神感念師資徯徊者久兒子高誦阮文

達公所撰師隱屏山人傳巖谷間聲響如答突有道士攜茗
葉一箱至問曰君非林姓乎余曰然又問曰君非震來子乎
余愕然曰鍊師何以知之曰昨夢神人告我耳茗葉惠君勿
卻也飄然而去有峯如掌曰仙掌峰篙工曰此六曲也兒子
問曰此峰半類掌痕此掌何義余曰爾未見仙書仙人掌上
探消息之句乎天遊峰高拔羣峰之上溪山全勢一覽而收
與兒子登天遊閣望九曲若游龍矯變盤繞山中俯瞰千峰
如在指掌道書謂初出元神者見大地山河在指掌中卽此
旨也獼控石在七曲石有數控獼祭魚時出入其中北廊巖
下有上下水龜石曰八曲龜曰玄武舉玄武而青龍白虎朱
雀在其中矣九曲溪北雲峰一日白雲巖上有白雲庵遂偕

兒子登焉軒窗臨厓憑軒遠眺見溪水自西而來盤迴如帶
星村之田廬屋宇橋梁歷歷在目宛然如畫道書所謂萬里
通蓋以萬里之物均在目前也星村者武彝山房之名也星
洛渡在後溪爲往星村之路時穀犬跳踞雞聲嘒嘒夕陽西
下坐竹簾詣冲祐宮謁武彝君茶烟出石榴樹底竹雞磔格
聲不絕篙工曰返照入江可以歸矣緣溪與兒子誦白玉蟾
仙翁雲窩記及止止庵記祝穆武彝山記如聞東幄奏賓雲
左仙之曲西幄奏賓雲右仙之曲云白玉蟾姓葛名長庚成
道於此戲朱晦翁注參同契仙翁嘗爲參訂者並記之

酈氏水經注有此古雅無此精妙是能發丹經之房而寫
山水之骨也光澤何秋濤題船

答鄒永績問周官置府史胥徒與後世公人同異

竊謂後世之公人卽周官之府史胥徒耳何以在後世則不勝其病在周官則有補於治則以後世置之非其法而周官所以置之其法爲盡善也法之善一在約其數而務得其人一在優其祿而不拘其格考周官所設大率府一而史倍胥一而徒十而天地春秋四官屬府史胥徒皆止百五十人外此諸職且或史少於府或有府無史有史無府或府史並無或有徒無胥或胥徒竝無焉蓋府所以治藏非有藏則不置府則府之數無多也史所以掌書非有書則不置史則史之數無多也胥徒所以掌官敘官令非有官敘官令之須則不置胥徒則胥徒之數無多也而惟任治藏始命爲府任掌書

始命爲史任掌官敘官令始命爲胥徒別府史胥徒固無一
而或失其人也至所授之祿司祿雖失其傳而以孟子王制
推之大率上之爲府爲史所食不下九人八人下之爲胥爲
徒所食亦不歟六人五人則其祿固無憂不給也抑孟子有
言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鄭君注太宰置其輔亦云輔府
史士人在官者夫以庶人在官而重而名之爲輔以下士之
尊於在官而引而與之同祿是府史輩於士初不甚懸絕先
王原未嘗概視以下流則府史輩之克自振拔者亦即可升
之爲士先王正未嘗竟限以成格也夫數簡則察易周人得
則職易稱而又厚之祿以絕其自私之念寬之格以生其自
奮之心立法之善至此此先王之世所由吏不容奸人懷自

厲弊無弗除利無弗興而庶人在官且與公卿大夫旁參治
化之成也漢世去古未遠於周官良法雖未能適合要亦頗
得其遺意觀於郡縣秀民推擇爲吏博士弟子明經者補太
守卒史其人之成宜而其數亦必不濫可知觀於佐史有斗
食之秩長安游徼吏有百石之秩而黃霸薛宣朱邑丙吉龔
勝尹翁歸胡廣袁安應奉諸人並以吏發身其祿之從厚而
成格初非所拘又可知漢治推近古此蓋其一端自漢以降
良法日禪鄉差變爲顧役天下事悉付游手又從而奪其庸
爲吏者率皆舞文弄法作奸犯科蠹耗齊民害貽家國求如
唐高仙芝封常清李光弼來瑱李抱玉段秀實輩卓卓牙校
間者蓋萬無一二焉是豈盡吏之罪哉用之不當其可責守

實有難堪設之不勝其繁熇弊更無由悉而且所養過薄上
既瘠其身家而彼安得不以身家自累爲品過卑上既待以
污賤而彼安得不以污賤自居積弊之漸良由立法之不臧
耳

或問鄭氏太平經國書謂周官所置府史胥徒卽征之於民
更調迭發其任事止一年受代而去則復業農其說若何曰
以農民任府史胥徒彼其農務將復誰代之且胥徒之事或
農民所優爲府主治藏責農民以治藏可一旦而能治耶史
主贊治責農民以贊治可一旦而能贊耶忽農忽吏旣憂積
業之弗習忽吏忽農仍苦作輟之無常先王立法斷不若是
紛紛矣

答何願船比部問古韻書

讀來札勤勤以三禮通釋寫定進呈爲念昨已將字數核
算約三百萬言繪圖在外錄寫工價約三百自鐫至校對弟
當獨任其勞來札細詢古韻苟太君子贊譽過實無以克當
拙著古韻攷以讀三百篇竊疑古韻與今不同旣而縱觀周
秦諸子書以及兩漢人著作益信古韻不可以今韻求隋陸
法言謂古人韻緩不煩改字誠知古韻難通後世必有穿鑿
附會以求合韻者宋吳才老著韻補而叶韻之說始盛行蓋
本於六朝人之協句漢書注之合韻也自是讀古書者凡遇
與今韻齟齬者皆以叶韻當之而不深求其故而古韻益晦
明陳季立著毛詩古音攷屈宋古音義其言古無叶韻詩之

韻卽是當時本音可謂有特識者矣近代顧亭林著唐韻正亦多取其說顧氏書考據明瞭較陳氏尤爲精詳洵爲古韻之功臣惟於支脂等韻字往往有所改易如讀皮爲婆地爲陀奇爲苛之類蓋不知古韻無歌麻等類也然顧氏於麻韻中花瓜等音謂其或出於西域是顧氏知麻部之半非古音何以不知歌戈兩韻與麻部之半皆非古音乎竊嘗輯周秦兩漢古書遇其韻有用歌麻部中字者輒手錄之久而成帙名曰辨歌麻古韻慣行篋中書籍無多遺漏踴躍知不能免說文一書最爲遊目其諧聲之字無不非古音故首引之後人不識古音遇有與今音不合者輒謂之旁紐徐鼎臣兄弟號稱精於說文者然皆不識古音往往亦有此弊是以繫傳

不足取也前人言古韻者每歸楚辭及兩漢詩賦用韻往往
有出入不知古人用韻體例不一如三百篇有一句見韻者
有二句見韻者且有三四句見韻者但識古音無不可以得
其體例微特三百篇楚辭及兩漢詩賦爲然也凡漢以前之
古書歌謠箴銘無一不然東漢以後古韻始變故三國以後
之著述多不足據也古無韻書勢不能不借今韻離合以求
古音唐韻三百六部爲隋陸法言所訂其中尤有近古者宋廣
韻卷首題隋陸法言撰本顧氏書悉用唐韻最爲有見蓋欲據唐韻以正
宋以後之失據古音以正唐人之失也其韻目仍唐韻而平
上去皆併爲十部今悉依之但云某聲第某部以歸簡易至
顧氏所據唐韻已非原書者前人已論辨之言古韻者宋吳

械作韻補昔人謂其分合最爲疏舛鄭庠作古音辨分陽戈
先虞尤覃太部明楊慎有注古音近代毛奇齡有古今通韻
皆互有出入江永著古韻標準平上去分爲十三部入聲分
爲八部精核亦不及顧氏書顧氏書平上去十部入聲亦八
部言古韻者必以顧氏書爲集大成惜顧氏於說文不甚留
意故於歌戈麻三部未能盡得古音又侵蒸登玉部古與東
鍾冬江四部字爲韻三百篇具在可考而知孔子繫易於屯
於比於恆皆以禽與窮終容功凶爲韻顧氏謂此或出於方
音之不同且曰雖謂之協音亦可此則顧氏之滲漏亦全書
之小疵也擬輯續唐韻正一書凡侵蒸登之古音皆考證明
晰以備採覽因行篋無書不能率爾爲之唐韻正平上去皆

分爲十部今仍其例第稱某聲第幾部以歸簡易仍注明第幾部合某某韻爲一部其平仄通者以古韻皆在未分四聲以前以今韻讀之始有平仄通之說也故鄙意平仄通之韻皆統於平聲部中列箸二冊先呈左右幸有以教之也

答魏默深舍人問江沱潛漢書

桂未谷先生晚學集領到申言泰山脈絡一篇瞭如指掌可
探入尊著書古微承問江沱潛漢謂胡渭說不分曉欲詳爲
剖析案爾雅水自漢出爲潛江出爲沱禹貢梁荆二州皆曰
沱潛旣道則二州均有沱潛也江出岷山東別爲沱郭氏曰
沱水自蜀郡都安縣湔山與別而東流案都安縣故城在今
成都灌縣東漢志禹貢江沱在蜀郡郫縣西東入大江案郫
縣在今成都府治卽今之郫江郭氏所謂沱也水經亦載孟
州之沱或以爲孟州之沱乃湔江考湔江爲蜀相開明所鑿
宋史劉裕伐蜀有內水外水此亦江之沱也或曰此秦守李
冰所導竊謂開明李冰亦必因禹故跡而鑿之導之則明爲

梁州之沱也大江出瞿唐峽爲魚復浦卽諸葛武侯壘右爲
八陣圖處其地在夔州奉節縣杜詩所謂名成八陣圖江流
石不轉者也其經流東下巫峽其枝流南分至夷道縣東北
入江者爲夷水卽沱水也又大江出夷陵峽自枝江縣百里
洲今在首派別北爲內江者亦爲沱水也其地在今荊州此
皆荊州之沱也地理志西漢水出西縣嶓冢山南入廣漢白
水蓋潛漢也案嶓冢山在今秦州西南西漢水南至保甯昭
化縣合白水又東南出重慶巴縣東南入江郭氏曰有水從
漢沔陽縣南流梓潼漢壽入大穴中通峒山下西南潛出舊
俗云卽禹貢之潛也括地志潛水一名復水今名龍門水源
出綿谷縣東龍門大石穴下綿谷縣爲今之保甯廣元縣此

卽郭氏所謂潛也通典秦州上邽縣嶓冢山西漢水所出經
嘉陵曰嘉陵江經閬中曰閬江今按西漢水卽梁州之潛也
梁州貢道浮于潛逾于沔入于渭皆由西南而至東北曰浮
曰逾西漢東漢原不相通則浮于潛者卽西漢水而逾于沔
者卽東漢水也地志漾水出隴西氐道至武都爲漢武都東
漢水受氐道水名沔是則沔漾俱爲東漢也特氐道武都脈
絡不通案隴西氐道在今秦州徽縣之西階州成縣之北成
縣西北有武都故城胡渭禹貢錐旨謂地志蓋以沮水枝津
上承氐道水下爲東漢水殊不知沮水枝津自東入西非自
西入東也胡氏誤矣考通典漢中金牛縣嶓冢山禹導漾水
東流爲漢亦曰沔後魏地形志華陽郡嶓冢縣漢水出焉經

南鄭縣南禹貢嶓冢導漢東流爲漢是也案金牛縣在漢中府南州西北嶓冢縣在漢中府沔縣西南又東爲滄浪之水南都賦流滄浪而爲隍廓方城而爲墉漢水至武當縣西北水中有滄浪洲又名滄浪水也案武當縣在襄陽均州又過三澁至於大別孔傳玉澁水名大別山名今案彭水鄢水堵冰消水澆水皆各有源而入於漢非漢所分不得爲潛惟夏水自漢而分先與江通漢水亦名夏水故其入江之處名夏汭則夏水眞荊州之潛也地志南郡華容縣雲夢澤在南夏水首受江入沔則夏水又可爲荊州之沔矣荊州貢道浮於江沔潛漢殆指夏水而言耶考荊州之沔潛此其最著水經潞水篇卽潛也酈道元注潞水出漢中南鄭縣東南旱山卽

黃水也此卽梁州東漢之潛之證也楚詞望涔陽兮極浦說
文涔陽渚在郢中此卽荊州之潛之證也二潛水明白可考
如此又何疑乎

與溫伊初論轉移風俗書

竊聞之天下之風俗代有所敝夏尙忠其敝爲野般尙敬其
敝爲鬼周尙文其敝也文勝而人逐末三代已然況後世也
雖然承其敝而善矯之此三代兩漢俗之所以日美也承其
敝而不善矯之此秦人魏晉梁陳俗之所以日頹也而俗美
則世治且安俗頹則世危且亂以古言之蓋有厯厯不爽者
我 清之興承明之後明之時大臣專權今則各部督撫率
不過奉行 詔命明之時言官爭競今則給事御史皆不得
大有論列明之時士多講學今則聚徒結社者渺焉無聞明
之時士持清議今則一使事科舉而場屋策士之文及時政
者皆不錄大抵明之爲俗官橫而士驕 國家知其弊而一

切矯之是於百數十年天下紛紛亦多事矣顧其難皆起於
四野之間閭巷之俠而朝著學校之間安且靜也然竊以爲
明俗儆矣其初意則主於養士氣蓄人材今夫鑒前代者鑒
其末流而要必觀其初意是故三代聖王相繼其於前世皆
有革有因不力舉而盡變之也力舉而盡變之則於理不得
其平而更起他禍何者患常出於所防而儆每坐於所矯竊
觀近年大臣無權而率於畏便臺諫不爭而習爲緘默門戶
之禍不作於時而天下遂不言學問清議之持無聞於下而
務料策營貨財節義經綸之事無與於其身蓋秦人晉魏諸
君皆坐不知矯前儆國家之以明鑒其末流而矯之稍過
正矣是以成爲今之風俗也上之所行下所效也時之所尚

衆所趨也。今民間父子兄弟有不相顧者矣。合時牟利者是爲能耳。他皆不論也。士大夫且然。彼小民其無足怪嗟乎。風俗之所以關乎治亂者其故何哉。臣民之於君非骨肉也。其爲情本易渙也。風俗正然後倫理明。倫理明然後忠義作。平居則皆知親其上而不相欺負。臨難則皆知死其長而無敢逃避。相繫相維是以久而益固。永而彌昌也。今自公卿至庶民所懷如是幸而承平亦旣敝法營私無所顧戀矣。一旦有事其爲禍安可復言。鼠竊狗盜何足重輕。揭竿一呼從者數萬入京邑戰官庭而內臣至於從賊非狂寇之智足以大致吾人也。吾之人漠然不知有倫理稍誘脅之遂相從而惟恐在後焉耳。竊聞之天下之安危繫乎風俗而正風俗者必興

教化居今日而言興教化則人必以爲迂矣彼以爲教化之興豈旦暮可致者耶竊謂不然教化之事有實有文用其文則迂而甚難用其實則不迂而甚易夏商成周之事遠不可言今請以漢論之昔者漢承秦敝其爲俗也貪利而冒恥賈誼所云孳子耆利同於禽獸者也自高祖孝文困辱賈人重禁贓吏而西漢之治成其後中更莽禍其爲俗也又重死而輕節光武重敬大臣禮貌高士以萬乘而親爲布衣屈亦遂不久而成爲東漢之治由是言之移風易俗所行不過一二端而其勢遂可以化天下而不爲難今之風俗其弊不可枚舉而蔽以一言則曰好諛曰嗜利惟嗜利故自公卿至庶民惟利之趨無所不至惟好諛故下於上階級一分奔走趨承

有諂媚而無忠愛教者以身訓人之謂也化者以身率人之
謂也欲人之不嗜利莫若閉言利之門欲人之不好諛莫若
開爭諫之路今天下有河工災務國用不足故競言生財夫
生財不外乎節用若其他非害政之端卽無益之舉耳近者
皇上憂念庶務菲食惡衣以儉聞天下然竊意以古較今
則猶多可省漢貢禹有言今宮室已定無可奈何矣其餘盡
可減損宣講而行之而杜口不言利事有言利者顯非一二
人示海內 皇上新卽大位嘗命臣民率得上書矣旣而言
無可采遂一切罷去夫言無可采一曰爵之太輕故奇偉非
常之士不至一曰禁忌未皆除故言者皆瞻顧依違不敢盡
其說今日者宜損益前令言官上書士人對策及官僚之議

政者上自君身下及國制皆直論無所忌諱愈慤愈直者加之以榮阿近逢迎者必予顯戮夫如是則天下皆知上之不好諛夫上不好諛則勁直敢爲之氣作上不嗜利則潔清自重之風起天子者公卿之表率也公卿者士民之標式也以天子而下化公卿以公卿而下化士庶有志之士固奮激而必興無志之徒亦隨時而易以爲善不出數年而天下之風俗不變者未之有也天下之士囂囂然爭言改法度夫風俗不變則人才不出雖有法度誰與行也風俗者上之所爲也有其美而不能自持故自古無不衰之國周漢是也有其敝而力能自變則國雖傾覆而可以中興東漢是也今者繼世相承則舉而變之事易而功倍矣此當今之首務也

與劉炯甫孝廉親家書

暮春兩接手書並大箸勸學編說詩三種匆匆於處已觀人力學窮經之旨近今士品如江河日下學問行誼不講久矣然程子謂餓死事小失節事大爲千古至言宋儒之言之可敬佩者此其見端此語雖爲婦人言之吾儒立品制行之方莫能外是竊謂處已之法不在多言惟周公戒伯禽數語盡之矣觀人之法亦不在多言惟李克對魏文侯數語盡之矣周公戒伯禽曰德行廣大而守以恭者榮土地博裕而守以儉者安祿位尊盛而守以卑者貴人衆兵強而守以畏者勝聰明睿智而守以愚者益博聞多記而守以淺者廣李克對魏文侯之言曰夫觀士也居則視其所親富則視其所與達

則視其所舉窮則視其所不爲貧則視其所不取此五者足以觀矣周公之言謙德也李克之言明哲也至力學窮經之旨莫要於精專精專者不雜以他學不雜以他學者恐爲他學所移也其中艱苦難爲末學者言也夫無才不煩讀書讀書莫要於治經才盡於經才不虛生恃才者不能盡其才多用其才者反爲才所累凡裘馬亭館財貨歌舞花木禽魚絲竹書畫博奕射獵酒食爭逐好此者皆才人也而其才卽銷亡於此何暇讀書讀書矣未聞讀書之法亦將誤用其才韓子曰口不絕吟於六藝之文手不停披於百家之編蓋謂經須熟讀默記至於褫家披覽而已徐廣年過八十猶歲誦五經一徧所謂口不絕吟也凡人胸中不可無主有主則客有

所歸岱宗之下諸峰羅列而有嶽爲之主則羣山萬壑皆歸
統攝猶六藝之統攝百家也今之才人好詞章者好擊辨者
好淹博者好編錄者皆無當於治經胸中無主誤用其才也
誠能持之以思歛之以虛刊落世好篤信師說以彼經證此
經以訓詁定文字貫穿注疏甄綜秘要終老不輟發爲心光
則其才盡於經而不爲虛生矣蔣子萬機論曰學者如牛毛
成者如麟角惜哉近代曲阜桂未谷先生能讀書與弟論極
合弟所著書冥心孤往無間寒暑秣三十餘年少則遭家不
造先母吳太安人授井幾死及今思之猶心痛焉前以進呈
三禮得一校官承乏建甯教授接篆一年因事交卸禍緣兼
理崇安縣學篆務不意同寅李某謝某積妬成怨適前任余

子服毒自盡李謝乃喉其家屬藉屍勒詐不白之冤竹報已
詳述之命途踴躍一至於此愛我者當爲一嘆邇來以生平
所讀心得之書凡經史子集及先正名言纂成硯桂緒蒙厯
九閱月釐爲十六卷約二十餘萬言其於處已觀人讀書之
法頗有所得他日刊成當置郵呈覽關山迢遞夢轂徒勞惟
靳眠食珍重臨渚神溯